

## 访荷

■金志庚

盛夏时节，我携淮安城区部分摄影师赴我老家复兴镇城头村采风。据《淮安简史》载，东晋义熙八年（412年），朝廷设山阳郡，下辖山阳、盐城、东城（今淮安复兴镇城头村）、左乡四县。可见东晋时期此地已为一县城。

虽然烈日如火，热气炙人，但摄友们一下车即奔赴采风地。只见近200亩的荷塘，被一大片绿冠覆盖，这里原来并非是观赏荷塘，而是种植莲藕的水塘。虽无连片荷花，但绿色荷叶中夹着数点荷花，可谓万绿丛中数点红。有状如亭亭玉立少女般的荷花；有刚吐花结盘的莲蓬，偶尔有蜻蜓、小鸟在荷叶间飞过，使人领略幼时上学吟诵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句，诗情画意，如沐春风，令人陶醉。

荷藕，是标准的“国货”。据《诗经》记载，荷花的别称有“芙蕖”“水芝”“水芸”“水华”“六月花神”“灵草”“玉芝”“芙蓉”“中国莲”等。含苞待放的荷花为“菡萏”，不一而足。荷花品质高洁，因而成为历代诗词大家的咏物。古往今来，吟咏荷花的佳作，数不胜数，如屈原的《离骚》中就有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的佳句；李白的“坐看飞霜满，凋此红芳年”，可见诗人观荷之细；李商隐的“唯有绿荷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”，道出了荷花含苞待放时的美艳；卢照邻的“深香绕曲岸，园外霞华池”，使人如入仙境。荷花之美，又引来文人墨客吟咏作文，如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一文中，将天上明月、人间之荷相映成趣，令读者如临其境，勾魂摄魄。更有历代画家，以荷为题，泼墨成画，其中齐白石的墨荷可为精品。

至宋代，咏荷诗词之作更多。在淮安留下数首诗作的杨万里，曾一口气创作十首诗歌赞美荷花，其中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正好印证了城头村荷塘的奇妙。摄友们一时兴趣盎然，顶着烈日不停拍照。

在采拍荷塘美景之余，摄友们突然发现荷塘边有一座石碑，碑上刻有“城头村遗址”字样，为江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大家顿时来了兴趣，让我讲述这段传奇。

其实这里本不是荷塘，记得我幼时从上海回老家，住在一座有百十来户的大庄台内。这个庄台十分奇特，三面环水，只有东、西两个堤坝可以出入。村里一位老人说：“庄子可谓‘固若金汤’，连土匪都进不来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大约在“互助组”时期，分到土地的邻村农民突

然发现这个庄台下的屋基地竟藏着黑油油的泥土，好像是草木灰，于是便有人来购买此地居民的屋基地，挖出黑土，运回作肥料，不想挖黑土时竟然发现不少陶器、瓷器、石器和箭簇。因此地为淮安交界处，原为盐阜地区管辖，一时竟无人问津，更不知这是一座巨大的宝库。当时，庄上居民一家看一家，竟将屋基地全部卖了，搬到周围的村子居住。因当时卖一块屋基地即可建一座新房，何乐不为？这里渐渐便被挖成了一个大水塘。村里人不知那些陶器是“宝物”，都没把陶器当一回事儿。而那些磨得光滑的箭簇，则成了我儿时与小伙伴们戏耍的玩具。

直到我进城到政协工作时，涉猎文史，渐渐悟出这里必是宝地，便查找资料，写了《揭开城头文化遗址之迷雾》这篇文章。这篇文章竟被省文物部门发现，并派人来此勘探。经专家认定，这是青莲岗文化遗址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交界处，为良渚文化北端的遗迹。并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。后来又派考古队来进一步考古，又挖出了一些陶器、石器，还有一把汉代的宝剑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大水塘先是被人租用养鱼，后又改为种植莲藕，收益颇丰。

摄友们听我讲完这段传奇故事后，兴致更浓，认为不虚此行。虽逢盛夏，但访荷寻古，受益匪浅，大家再次拿起相机，在光影世界里穿越千年良渚文化之时空，留下“连天碧莲”“映日荷花”之美景。

城头村荷塘里的荷花，不似金湖及其他地方的观赏荷花，而是以长莲藕的食用荷花为主，除“接天莲叶”的碧绿，也有数枝白荷点缀其间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荷莲可谓“浑身是宝”，荷花、荷梗皆可入药，而那“藕丝牵缕，莲叶捧成杯”的莲蓬，状如玉盘，可作解酒之物。到晚秋时，采藕人下水，从淤泥中拔出莲藕，洗去泥污，洁白如玉，实乃盘中佳肴。

盛夏访荷，在万亩荷塘中体悟苏东坡的词句“重重青盖下，千娇照水，好红白白”，仿佛身临仙境，如梦如幻。

谈到荷花，不禁想起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。西花厅地处西华苑，是周总理进京后工作生活了二十六个年头的地方。西华苑中除了周总理喜欢的海棠外，还有一长廊，长廊末端有一亭，亭下有一池塘，池塘中有数株荷花，故亭名“不染亭”，取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之意。这也正是周总理一生清廉、圣洁的写照。

顶烈日，冒酷暑，回家乡访荷寻古，不亦乐乎！



## 好借好还

■吴明忠

光阴似箭，岳母大人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三十年了。今年中元节一大早，爱人捧起饭碗，和我追忆起老人家一些陈年往事。

“有一年夏天，我妈让我在家管钱。”

“哦！原来你在娘家就执掌过财政大权。”我调侃道。

“我爷在外头工作，虽然家里不富裕，但多少有点余钱。”

“你接班的时候，岳母给你多少钱？”一辈子都想当记者的我开始追问。

“200元。我把钱放在一个箱子底下，只有我和我妈知道。”爱人开始逐渐进入剧情。

无巧不成书。没过几天，一个家住灌南的亲戚大老远跑来借钱。

“差多少？”母亲问。

“100元不少，200元不多。”亲戚说。

“小莲子，去把箱子底下的200元都拿出来，人家急用。”母亲快人快语，行事直爽。

小莲子很不情愿，好不容易能管点钱，一下子又成了空头账房。但是母命难违，她只好把还没有捂热的一沓子钱从箱子底下取出来，直接送到亲戚手里。

“给你，200元。”小莲子说。

农村人大多很实在，彼此也都信任。亲戚一把接过钱，也没有当面点一点，就迅速装进口袋，道谢后骑上自行车，走了。

等亲戚走远后，母亲问：“小莲子，拿了多少钱给人家。”

“200元。就是前两天你让我管的那一沓子钱。”

“你没在屋里头数一数？”

“没啊。”

母亲急急慌慌走进屋里，打开箱子一看，果然一分没剩。

“哎！我昨天又放了20元进去，你不晓得？”母亲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又没告诉我一声，我哪里晓得又多了20元？这怎么弄啊？”小莲子也觉得委屈。

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，20元可不是一笔小钱。母女俩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，希望亲戚再回头，把多借的钱退回来，但事与愿违，未见人还。

“我找他家去，把钱要家来！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又没有跟人家当面过数，上哪儿说得清楚？”母亲阻拦道。

过了大半年，亲戚来还钱。母亲接过钱来一数，220元。

“不对啊，大兄弟，你借了200元，怎么还多出20元？”

“他二婶子，上次从你这里借200元，

回家一数，才晓得是小莲子多放了20元。本来想送回来的，路远，不好再误工，就秋天一起送来。所以，就是220元。不多不多。”

“哦，哦，是这样啊。”母女俩对视一下，心领神会，两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

说到农村借钱借物，爱人常给我讲母亲向左邻右舍少借多还的故事。

虽然我岳父在乡里工作，但家里有一男六女，负担还是很重，有时也会遇到缺米缺面的情况。

农村借米借面，没有准确的计量工具，临时抓到什么，就用什么装。至于还的时候，是不是还用这个工具还，也没有多少人家计较。不过农村人大多厚道，一般不会发生大斗借、小斗还的情况。

在我爱人印象中，母亲向邻居借米借面，从来没有空过手回来，因为平日里她待人热情，人缘好。每年端午节前，她会煮一大锅粽子，用细绳捆成一串一串的，让小莲子这一趟送给东头二大爷家，下一趟送给西边小婶子家。最后锅里只剩下几个粽子，留给自家小孩。

母亲向人家借面，常用老葫芦切出来的瓢装。不管借回来是一瓢还是半瓢，还的时候总是要把瓢里的面压得实实在在的，最后还要冒个尖。

正因为平日里乐善好施，岳母受人敬重。三十年前，她病重时，亲朋好友不断前来看望。她去世出殡时，所在村庄几乎人人前来送葬。老老少少前后相继，队伍有好几里长。

“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这是我妈经常和我们子女说的话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太对了。让我们受益终身。”爱人从往事追忆中回过神来。

女承母志，大端不改。我们是岳母走的那一年结的婚。她老人家去世三十年，我们结婚三十年。三十年来，双方老人在经济方面都不宽裕，我们的小家庭建设几乎是白手起家。从居无定所、家徒四壁，到吃住不愁、步入小康，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。爱人宁愿自己节衣缩食，也从来不让帮助过我们的人摇头。她工作三十多年，退休的时候，单位和同事送给她的鲜花装了一车，满载着肯定和不舍。她和帮助我们最多最大的同事徐兆荣，处成了门靠门的好邻居、难舍难分的亲姐妹。

弹指间三十年，岳母坟头附近的麦苗黄了又青，青了又黄，但她言传身教给我们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，就像墓碑上的红字一样常刷常新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